

人造天堂

夏尔·波德莱尔 著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Charles Baudelaire

郭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造天堂

夏尔·波德莱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造天堂/(法)波德莱尔(Baudelaire, C.)著;郭宏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

ISBN 978-7-5327-5301-7

I. 人… II. ①波…②郭… III. 散文诗—作品集—
法国—近代 IV. 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226 号

CHARLES BAUDELAIRE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人造天堂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CHARLES BAUDELAIRE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周 冉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1 字数 101,000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301-7/I·3059

定价: 24.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8000

目 录

❖ 论酒与印度大麻 ❖

1

酒

1

印度大麻

16

❖ 人造天堂 ❖

29

给 J. G. F.

29

印度大麻之诗

31

鸦片吸食者

83

❖ 酒、印度大麻与鸦片 ❖

179

论酒与印度大麻

作为个性扩张的途径之比较

酒

—

一个很有名的人，同时也是个大傻瓜，看起来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事情，就像我不止一次怀着令人痛苦的快乐加以证明的那样，居然敢在一本关于饮食的书中就卫生和乐于酒这一条写道：“族长挪亚被认为是酒的发明者；这是一种用葡萄酿造的饮料。”

以后呢？以后，什么也没有了：到此结束。您翻书，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倒着读，反着读，从右到左读，从左到右读，统统没有用，您从很杰出、很受尊敬的布里亚·萨瓦兰的《口味大全》中除了“族长挪亚……”和“这是一种……饮料”之外，什么也读不到。

我想，一位月亮或者相距遥远的星球上的居民到我们地球上来旅行，长途跋涉，劳顿困苦，一定想润润喉，暖暖胃。他想知道地球上的快乐和风俗。他模模糊糊地听说有一种美味的饮料，地球上的公民依据其勇敢和愉快的程度随意饮用。为了对他的选择更有把握，这位月球人打开了有名的、万无一失的布里亚·萨瓦兰有关口味的神谕，在酒的条目上发现了这一珍贵的教导：“族长挪亚……”和“这种饮料是由……做成的”。这是完全有助于消化的。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读过这个句子，不可能不正确而清晰地认识所有的酒、其不同的品质、其不利之处及其对胃和大脑的作用。

啊！亲爱的朋友，不要读布里亚·萨瓦兰吧。上帝不让他喜欢的人读无用的东西，这是拉瓦特尔的一本小书的第一句格言，他是一位比古代和现代世界的所有官员都更爱人的哲学家。人们没有用拉瓦特尔的名字来为任何一种糕点命名；但是对这位天使般的人的回忆还活在基督徒中间，而诚实的资产者则忘记了布里亚·萨瓦兰，那是一种乏味的奶油蛋糕，其最小的缺点乃是为连珠炮似的格言充当借口，这些愚蠢又冬烘的格言即取自这本声名狼藉的杰作。

如果这本伪杰作的一个新版本敢于面对现代人类的

良知，那么忧郁的饮者，快乐的饮者，你们在酒中寻求回忆或忘却却又发现不能如意，那就只能从酒瓶子的底部凝视天空，被遗忘或被埋没的饮者啊，你们会买上一本，以善为恶、以善举为冷漠吗？

我打开霍夫曼^①的《克莱斯勒的传记片断》，读到一条奇怪的建议。一位认真的音乐家为了创作一部喜歌剧，应该喝香槟酒。他可从中发现这种剧所要求的发泡的、轻松的快乐。宗教音乐则要求莱因或朱朗松葡萄酒。好像在深刻的思想的内部，有一种醉人的苦涩；但是英雄的音乐离不开勃艮第葡萄酒。它具有严肃的激情和爱国主义的驱动力。这显然再好不过，而且除了一位饮者的激越的感情之外，我还发现了德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公正。

霍夫曼竖起了一支奇特的心理晴雨表，为他表明他的心灵的不同温度和大气现象。人们看到如下的划分：混有容忍的轻度反讽的精神；带有深度自我满足的孤独的精神；和谐的快乐，和谐的热情，和谐的风暴，自我不能承受的讽刺的快乐，走出自我的愿望，过分的客观，我的肉体和大自然的融和。不用说，霍夫曼的精神晴雨表的划分是根据其生成序列确定的，和普通的晴

^① 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德国作家。

雨表一样。我觉得在这支心理晴雨表和酒的音乐性的解释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兄弟关系。

霍夫曼在死亡来抓住他的时候开始挣钱了。幸福在朝他微笑。像我们亲爱的、伟大的巴尔扎克一样，正是在最后的时刻，他看见旧有的希望的极光闪烁了。当时，为他们的年鉴争夺他的短篇小说的出版商们为投其所好，在寄给他钱的同时，还加寄一箱法国葡萄酒。

二

酒之深沉的快乐啊，谁曾认识你？一个人有悔恨要缓解，有回忆要追念，有痛苦要平复，有空中楼阁要建造，他就要乞灵于你，你这隐藏在葡萄藤中的深奥莫测的神。酒的景象在内在的阳光照耀下是多么阔大！人在它身上吸取的第二青春是多么真实和炽热！然而，它那令人震骇的快感和难以承受的魔力又是多么可怕！但是，说吧，你们这些法官、立法者、上流社会人士，幸福使你们温柔，命运给了你们容易的德行和健康，说吧，凭良心说吧，你们中间谁有无情的勇气来谴责一个饮用天才的人？

再说，酒并非总是一个对自己的胜利有把握的斗士，尽管它发誓既无怜悯亦无仁慈。酒与人相似：人们

永远不知道可以尊重它或蔑视它、爱它或恨它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它能做出多少高尚的举动或可怕的罪行。我们对它不要比对我们自己更残忍吧，还是平等地对待它吧。

我好像有时听见酒说话：——它用心在说话，用一种精神才能听见的精神的声音。

“人啊，我亲爱的人，我想为你唱一支充满友情的歌，一支充满快乐、光明和希望的歌，尽管有玻璃的牢房，软木的插销。我决不忘恩负义；我知道是你给了我生命。我知道辛劳和肩膀上的太阳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给了我生命，我会报答你。我欠你的会大大地还你；因为我感到非同一般的快乐，当我跌进因劳动而干渴的喉咙里。对我来说，呆在一个正经人的胸膛里要比呆在忧郁而冷漠的酒窖里好得多。这是一座快乐的坟墓，我在那里热情地完成我的命运。我把劳动者的胃搅翻了天，通过一座看不见的台阶，我登上他的大脑，表演我的难度极大的舞蹈。

“你听见古代的强有力的曲调、爱情之歌和英雄之歌在我身上激荡、鸣响吗？我是祖国的灵魂，我一半是风流的，一半是尚武的吗？我是礼拜日的希望。劳动使日子兴旺，酒使礼拜日充满希望。胳膊肘支在合家团聚的桌子上，挽起了袖子，你自豪地歌颂我，你的确心满

意足。

“我照亮了你的年老的妻子的眼睛，你那每日的忧愁和最久远的希望的老伴侣。我使你的目光温柔，我让你的瞳人的深处燃起青春的火花。而你亲爱的小家伙，你的没有血色的小孩，这头可怜的小毛驴像驾辕的马一样劳累，我要让他泛起童年的鲜亮颜色，对于这个生命的新的竞技者来说，我是使老斗士的肌肉重新强健起来的油。

“我像植物的精华落进你的胸膛。我是谷粒，将使痛苦地掘开的沟垄长满庄稼。我们密切的结合将创造出诗。我们两个将创造一个上帝，我们将朝着无限飞翔，像小鸟，像蝴蝶，像圣母的儿子，像香气，像一切有翅膀的东西。”

这就是酒用它那神秘的语言唱的歌。那些有一颗自私的、对其兄弟的痛苦封闭着的心的人永远听不见这支歌，他们是不幸的。

我常常想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说不定会有某个检察官证明他的案子由于累犯而加重。说到酒，他是每天都喝。每天他都重复他的善举。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道德家反对他的狂热。当我说道德家，我指的是法利赛人的所谓道德家。

然而，的确还有别的事情。让我们稍微降一降。看

看那些神秘人物吧，他们可以说是以大城市的排泄物为生；因为有些职业是奇特的。这种人数量巨大。我甚至有时怀着恐惧想到，有些职业没有任何快乐，没有乐趣的职业，没有安慰的疲劳，没有回报的痛苦。我错了。这是一个收集首都每日的废物的人。一座大都会废弃的一切，她丢掉的一切，她轻蔑的一切，她粉碎的一切，他都加以分类，收集起来。他查阅荒淫的档案，弃物的堆积。他分类，进行聪明的选择；他像贪婪者聚集珍宝一样拣拾着工业之神咀嚼过的垃圾，把它变成有用的或者给人带来愉悦的东西。他来了，趁着被夜风抽打着的路灯的昏暗的光，走上圣热纳维耶芙山的曲折的、布满小家庭的一条小路。他披着七号柳条披巾。他摇晃着脑袋，在铺路石上踉跄，就像年轻的诗人整日游荡，寻章觅句。他自言自语；他在夜的冰冷、黑暗空气中倾诉衷肠。这是一种辉煌的自白，它怜悯最抒情的悲剧。“向前！齐步走！师团，打头，拿起武器！”就像在圣赫勒拿岛奄奄一息的波拿巴一样！好像那“七号”变成了权杖，“柳条披巾”变成了王袍。战斗胜利了，但天气很热。他骑着马走过凯旋门。他感到幸福。他高兴地听着热情的人群的欢呼。他一会儿将口授一个比已知的一切法律都完善的法律。他庄严地发誓要让他和人民幸福。苦难和恶习将从人间消失。

但是，背篓沉重，擦伤了他的背和腰。家务的苦恼纠缠着他。四十年的奔波和劳作碾碎了他。年龄折磨着他。然而酒却像一个新的财神，让精神的金子滚过虚弱的人类。他像好国王一样，用他的服务统治，而他的功绩则由臣民的喉咙歌唱。

地球上有无以数计的无名人群，睡眠不足以平复其苦。酒对他们来说成了歌曲和诗。

许多人大概觉得我很宽容。“您为酗酒辩护，您理想化了放荡。”我承认，在善举面前，我没有勇气计算不满。我说过酒是可以被人吸收的，我同意人的罪孽等于他们的德行。我能做得更好吗？再说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如果酒从人类的产品中消失，我相信会在这个星球的健康和精神上出现一种空白，一种匮乏，一种缺欠，比人们归罪于酒的过度 and 偏斜更为严重。想想那些从不喝酒的人，或者幼稚，或者经常是些傻瓜或者伪善者，不是有道理的吗？傻瓜，是说他们是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自然的人，是拒绝艺术的传统方式的艺术家，是谴责机械的工人；伪善者，是说他们是可耻的饕餮者，自吹节制的人，却偷着喝酒或者喝一种神秘的酒。一个只喝水的人有一种秘密要向他的同类隐瞒。

让人们来判断吧：几年前，在一次绘画展览会上，一群傻瓜在一幅像工业品一样打磨、涂蜡、上光的油画

面前起哄。这是艺术的绝对的反面；这对于德洛灵^①的厨房就像疯狂对于愚蠢、信徒对于模仿者一样。在这种微型绘画中，人们看见苍蝇飞。我像所有的人一样被吸引到这件怪物面前；但是我对这种奇怪的软弱感到耻辱，因为这是丑恶的不可抗拒的吸引。最后，我意识到我不知不觉地被一种哲学意念所引导，我极想知道一个有如此罪恶的荒谬举动的人的道德特征。我跟我自己打赌，他该是本质上邪恶的。我打听过，我的本能愉快地赢得了这场心理的赌博。我知道这个怪物天亮之前起床，他让他的女佣破产，而且他只喝牛奶！

还有两三个故事，然后我们就加以条理化。一天，在马路上，我看见聚了一大堆人；我抬眼通过行人的肩头望去，我看见了：一个人背朝着地躺着，眼睛睁开，盯着天，另有一人，在他面前站着，只用手势同他讲着，躺着的人只用眼睛回答他，两个人的表情都因一种神奇的仁慈而充满活力。站着的人的手势对躺着的人的智力说：“过来，再过来一些，幸福就在那儿，离你两步远，到街角来吧。我们还看得见忧愁之岸，我们还没有到梦幻的海上；来吧，勇敢些，朋友，让你的腿满足你的思想吧。”

^① Martin Drolling (1752—1817)，法国画家。

这一切都充满了和谐的震颤和摇动。那人大概已经到了海上(再说，他已经在小溪中航行)，因为他的怡然自得的微笑回答说：“让你的朋友安静些吧。忧愁之岸已经消失在令人舒服的大雾后边；我不再向梦幻之天要求什么了。”我甚至听见了一句模模糊糊的话，甚或一句叹息从他的嘴里漏出来：“应该讲道理。”这真是崇高至极。但是在酒醉的时候有一种超崇高的东西，如您所见到的那样。总是满怀着宽容之心的那位朋友一个人走进酒馆，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根绳子。无疑，他不能容忍独自航行、追求幸福的念头；正是为此他来找乘车的朋友。车子，就是那根绳子；他把车子捆在他腰上。那位朋友躺着，微笑了：他无疑是明白了这种慈母般的想法。他打了一个结；然后开步走，像一匹温和而谨慎的马，拉着他的朋友直到幸福的约会地。被拉着走的人，或者说被拖着、用他的背磨着铺路石的人，总是微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群众惊愕了；因为这太美了，这种超越人的诗意的力量的东西引起的惊奇多于温情。

有一个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和帕格尼尼^①一起旅行的吉他手：这是帕格尼尼获得官方至高荣耀的时代

^① Niccolò Paganini (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

之前的事情。

他们两个一起过着波希米亚人的、流浪音乐家的、既无家庭又无祖国的人的漫游生活。他们所到之处，就用小提琴和吉他演奏。就这样，他们在许多国家游荡。我的西班牙人有这样的天才，可以像俄耳甫斯^①那样说：“我是自然的主人。”

他到了哪里，就拨动琴弦，让它们在指下和谐地跳动，有把握让人群跟着他。有了这样的窍门，肯定不会饿死。人们跟着他，像跟着耶稣基督。不是那么容易拒绝吃饭，不是那么容易拒绝接待一个人、一个天才、一个巫师，他能让您的灵魂唱出最美的歌曲，最秘密、最不为人知、最深奥难解的歌曲。人们向我保证，这个人用一把产生连续的声音的乐器很容易地获得连续不断的声音。帕格尼尼把着钱袋，他管理社会基金，这是任何人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钱袋在管理者的身上旅行；时而位置高些，时而位置低些，今天在靴子里，明天在衣服的缝里。当吉他手，他是个很能喝的人，问财政状况如何，帕格尼尼说一无所有了，至少是几乎一无所有；因为帕格尼尼是老派人，永远怕缺什么。西班牙人相信了，或装做相信

① 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音乐家。

了，就眼睛盯着路的尽头，拨动琴弦，弄得他那不可分离的同伴很难受。帕格尼尼在路的另一侧走。这是一种相互的协议，免得互相妨碍。双方各自这样学习，边走边工作。

后来，他们到了一个有可能赚些什么的地方，一个人就演奏他的作品，一个人在旁边来个变奏、伴奏、衬托。这种游吟生活中所具有的快乐和诗意，谁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分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西班牙人独自旅行。一个晚上，他来到汝拉山区的一座小城；他让人贴出海报，通知在市政厅有音乐会。音乐会，就是他，就是一支吉他。他在几个咖啡馆拨拉吉他出了名，城里有几位音乐家对这位奇才留有深刻的印象。总之是来了许多人。

我的西班牙人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在公墓旁边，发现了另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家乡人。那是一个墓地承包人，一个造坟墓的石匠。像所有以丧葬为业的人一样，他也喝得不错。这样，酒瓶和共同的祖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音乐家离不开石匠了。开音乐会的那一天，时间到了，他们在一起，但是在哪儿？这可得知道。人们走遍全城的酒馆、咖啡馆。人们终于发现了他和他的朋友，在一座难以描述的酒店里，他完全醉了，另一个也醉了。类似的场面相继发生，像吉恩

和弗雷德里克^①那样。最后他同意去演奏；但是他突然心生一念，对他的朋友说：“你和我一起演奏。”但是这一位拒绝了；他倒是有一把小提琴，但他演奏得像最可怕的乡村提琴手一样。“你演，或者我不演。”

没有誓言和好理由站得住脚，必须让步。于是他们站到台上，面对本地的口味精细的资产者。“拿酒来，”西班牙人说。办丧事的人大家都认识，但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个音乐家，他太醉了，也就不知道害臊了。酒拿来了，但是他们没有耐心打开瓶塞。我那两个捣蛋的无赖用刀子割瓶子，像没有教养的人。你们来判断这对我们盛装的外省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吧！女人们退场，面对两个半疯的醉鬼，许多人气愤地离去。

幸好还有羞耻不敌好奇的人，他们有勇气留下。“开始吧，”吉他手对石匠说。无法表达一支醉了的小提琴拉出什么样的声音，简直像发了疯的酒神用锯子锯石头。他演奏什么？或者他想演奏什么？关系不大，第一个乐句来了。突然，一个有力而美妙的旋律，既任性又和谐，裹住、抑制、扑灭、平息了刺耳的喧闹。吉他的声音那么高，小提琴的声音听不见了。然而，这的确是那首乐曲，石匠开始的那首醉醺醺的乐曲。

^① 出自大仲马剧作《吉恩或混乱与天才》。